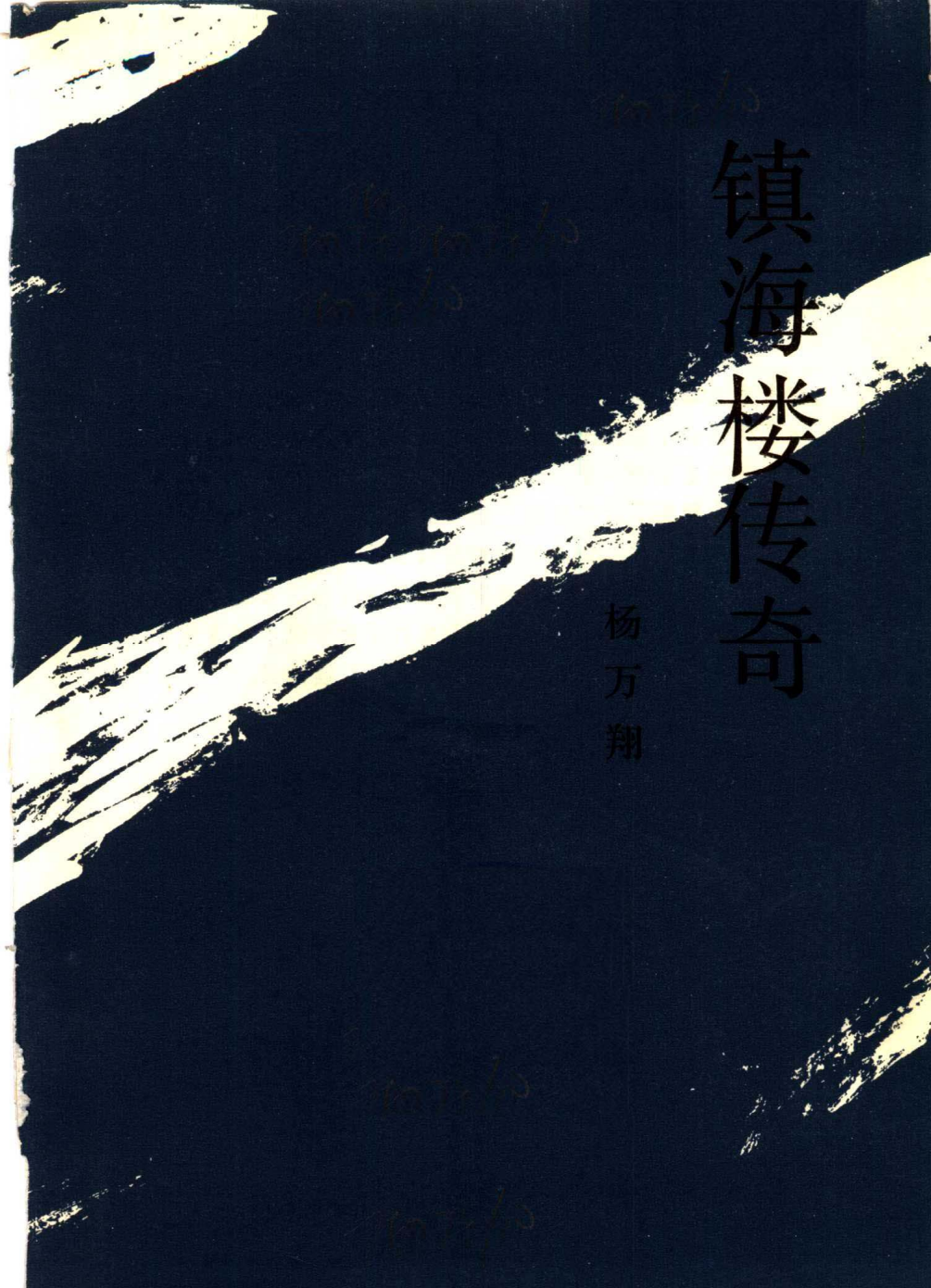


镇海楼传奇

● 杨万翔



宋



镇海楼传奇

杨万翔

镇海楼传奇

杨万翔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七二一五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0.625印张 1插页 450,000字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3,000册

ISBN 7—5360—0531—8/I·483

定价：7.8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独具风格的长篇历史小说。本书以永嘉侯朱亮祖奉朱元璋之命，在广州建造象征海禁的镇海楼为背景，描述了明代初年广州地区各社会阶层围绕着海禁与反海禁而展开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作品情节诡奇美妙，文笔摇曳多姿，全景式地展现了六百年前广州城的历史风貌；其中有着催人泪下的悱恻情爱，令人发指的凶残兽欲，惊心动魄的政治凶杀，气壮山河的贱民暴动；书中对古代海战的逼真描绘及对蛋家人怪异风俗的细致刻画，在历来的历史小说中更属首次。这部雅俗共赏的纯文学作品艺术性高，可读性强。

万千劫危楼尚存，问谁摘斗摩霄，目空今古？

五百年故侯安在，使我倚栏看剑，泪洒英雄！

——镇海楼楹联

目 录

第一章	接官亭.....	1
第二章	将军府.....	14
第三章	水龙吟.....	28
第四章	泽我同胞.....	47
第五章	初酌贫泉水.....	61
第六章	似被前缘误.....	73
第七章	南海广利王	101
第八章	凤阳乞丐	120
第九章	海珠岛	136
第十章	奠基	158
第十一章	市舶司	181
第十二章	市舶司余话	211
第十三章	番坊	227
第十四章	食货志	244
第十五章	鼎炉案	272
第十六章	浴佛节	319
第十七章	岭表酆都	366
第十八章	小市街	400
第十九章	鲛人	449
第二十章	碧海屠龙	489

第二十一章	奸党录	526
第二十二章	柱础	566
第二十三章	圣人	601
第二十四章	法场地	618
第二十五章	尾声	641

附录：《明史·道同传》（全文）

《明史·朱亮祖传》（节录）

《明史·何真传》（节录）

《广东通志·前事略卷七》（选条）

《朱元璋系年要录·第四章》（选条）

后记：关于乡土历史小说

第一章 接官亭

接官亭毗连着法场地，都在南关外。

这南关位于广州城的东南隅，关外正对珠江，原是荒滩一片。北宋年间，地方上开挖了玉带壕给外国商舶作避风港，挖出的泥都卸到这边厢来，故而这里的地面反比别处厚实，因顺便在这里建了座外连码头的接官亭，专作迎迓由海路而来的封疆大吏之用；还把由城关到接官亭之间的一片空地划为法场地，每年秋后在此大批处决人犯，据说每当月黑风高之夜，总能听得见伴着珠江水呜咽的鬼哭。这地儿虽则偏僻，却正因着远离市井尘嚣而显得庄严肃穆。

却说大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正月下旬一个早晨，就在这接官亭侧近，由广东承宣布政使* 徐本率领着的几十位地方官员和一大群衙役、土兵、仪仗，已经呆了差不多两个时辰了。这些天寒潮来袭，北风刮的正紧，南关外江岸旷阔，浑没个避风处，一千人都把手笼进袖子里，缩颈胁肩，冷的只顾跺脚。

还在去年底，徐本就接到应天府**发来的公文，知道赫赫有名的一等大将永嘉侯朱亮祖奉皇命出镇广东，行将由海

* 布政使：明初分全国行政区为十二承宣布政司，布政使相当于省长。

** 应天府：明初首都，今南京。

路出发。昨晚临睡时分，驿卒驰流星马来报，说永嘉侯的官船已停泊在三十里外的扶胥镇*渡口，今天早晨即可抵达广州。徐本急匆匆遣人知会各衙门大小官员拂晓前到接官亭齐集，一面关照本衙差役检点迎接侯爷的一应物事，闹腾到半夜才得睡下。

此刻那接官亭后头一字儿排开几十把供官员们坐的便椅，徐本居中坐着，微闭双目养神，口中喃喃念着《论语·为政篇》解闷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徐本早过了耳顺之年，生得高额大耳，一大把银白色的长髯垂胸，任见了谁都满脸堆笑，活脱像个老寿星。正念至陶陶然处，忽的一阵猛风从江面上扑将过来，他打个寒噤，眨眨眼，睡意朦胧地扭头问侍立身后的小吏：“船还没见来么？”

“回大人，兀的‘过尽千帆皆不是’，来来去去只见四乡农民的屎艇，永嘉侯敢是还在‘伶仃洋里叹伶仃’呢！”小吏把嘴凑近布政使耳边，笑嘻嘻地高声回话。

众官听着都轰然大笑。

“后生家说话没厘搭煞，这年头，小心着剥你的皮！”布政使也笑，一面嘟哝，一面招招手，衙役忙揭开暖盒，取出盅参茶，小吏接过，双手奉给徐本：“老大人，趁热赶紧喝。要不要给您老加件斗篷？”

徐本摇头，接过了参茶暖手，却往东南方向望去。

广州城外江面极阔，有如海面，粤人称珠江为海，称江岸为“海皮”，此刻彤云密布，江天苍茫，海皮周遭便愈显

* 扶胥镇：今黄埔。

无涯寥廓了。南岸冬犁过的田垄逶迤起伏，宛似翻腾的江水汹涌上岸，黑压压一眼望不到边；大江轰轰东去，东面黄濛濛的大沙、二沙两搭荒渚在动荡不安的江涛间若浮若沉；更邈远处，一座为镇压江中妖物而建的石塔孤零零直指苍天。天气委实冷的出奇，江风猎猎，帆影寥寥，两岸一片萧瑟。徐本呷口参茶，参茶微涩，他不由得想起他最喜爱的那些专以涂抹残山剩水为能事的笔墨枯淡的元画来。

徐家是江西南昌府的名门望族，徐本自幼饱读诗书。前元一度废科举十余年，其时徐本正值青春年少，镇日价在勾栏瓦舍厮混，百花洲上尽人皆知徐家四公子倜傥风流；他自家也无意仕途，甘愿把一生浮名都付与低吟浅唱。谁承望好景不长，二十四岁那年，元廷恢复科举，家中逼着他去应试，稀里糊涂地中了进士；此后在江西、湖广、福建各县府做过十多年地方官。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徐本在任上兀自耽琴淫诗，流连山水，偏生凡他在任，那地方必定政通人和，五谷丰登，没由来竟自官声大噪，满官场都赞他是位能员。元末红巾军起，江南扰攘，遮莫是穷要饭的、贩私盐的、三家村里使牛的，只须啸聚起百数十人，即可盘州据府，自立为“义兵元帅”。徐家四公子身尊肉贵，怎肯为此辈贱材折腰？无一时便弃印归家。从此愈加看破功名利禄，一心一意当个再世陶潜以终天年。兀的这徐本却是个官星托世的——国朝初立，有经验的官吏奇缺，洪武爷大力征召退隐的前朝旧官。徐本怎能漏网？应天府催他进朝的公文急如星火。徐本心中，委实十二万分的鄙视那游方和尚出身的当今皇上，因推三阻四不肯奉诏奔驰；后来听得说已有不识抬举的前元孤臣孽子被族诛，只得硬着头皮去了应天府，被授官为监察御史同知。他本来也不是个南郭先生，既在其位，当谋

其政，身为监察官员，他也想就自家所见所闻，向皇上进表细陈新朝的弊政种种，争知还未动笔，却眼见得几位同僚因笔墨、口舌上犯了“大不敬”罪，被当场杖毙于朝堂。徐本是个四清六活人儿，在进退失据的情势之下，他很快便琢磨出了如何当监察官员的窍门：每月找些鸡毛蒜皮小事写篇隔靴搔痒的例行奏章，让上头对他的奏章除了对那手几可乱真的赵孟頫体行书之外再也生不出什么印象来。如此这般，倒也做了几年逍遥自在的京官。洪武九年，皇上改行省为承宣布政司，徐本因“老成持重，忠于职守”，领着个从二品文官的显赫头衔，被外放到广东来布一省之政。从此，无毁无誉，旅进旅退，一晃在广东又混了三年。

瞧着布政使把参茶慢慢啜完，那小吏接过盘子，弯腰低声对徐本道：“大人，兄弟们都说饿了，想回城买些点心，让我问问大人可否使得？”徐本待人素来宽厚，因瞟瞟那江面，点头道：“遣两个手长脚快的，速去速回，莫误了事！”

小吏转身走开后，徐本四下里看看：快挨晌午，众人等了半天，又冷又饿，多不耐烦，官员们纷纷离座，三三两两踱向江边，作屈子泽畔行吟状；下人们都蹲下闲聊，几名鼓手竟坐上鼓面抱着膝盖打起瞌睡来了。接官亭里空荡荡，只置条香案。元末天下大乱，南北交通阻塞；国朝之初忙于北伐西征，统一天下，新旧朝廷都没派出过封疆大吏到这偏远的广东来，接官亭少说也荒废了廿年了。闻得朱亮祖要来，徐本曾吩咐衙门干办找人去修葺过，此刻仔细一瞧，不由眼火爆——兀的草草打扫一下罢了，地面凹陷的阶砖未换，顶上缺了的瓦片未补，瓦缝里却稀稀拉拉冒出几茎枯草，亭盖好似个痢痢头；连那块发白了的红色“接官亭”匾额都没重

漆过呢。因摇摇头，自言自语道：“这厮们，领着朝廷薪俸，只晓得混饭吃，倒真真难为了道同一人了……”

想到番禺知县道同，徐本心中蓦然一动，左右顾盼，只见道同孤孤单单地端坐一旁，石雕也似。这道同祖籍河北省河间县，蒙古人，三十五、六年纪，脸长、身长、手脚也长，或坐或站都显着点佝偻，看到他便教人想起一匹负重的骆驼。

“道大人——县尹！”徐本朝道同唤两声，挥手招他坐到自己身边来。

“老大人有什么吩咐？”道同一边落座，一边恭恭敬敬问道。

徐本抚弄长髯，轻咳一声，缓缓发问：“昨天那案子怎么回事？”

“也无甚大不了，又是军卫滋事。”道同说话声音喑哑，语气急促，说不了几句嘴角就要抽搐一下，“昨儿早上两个乡下人——嗯，是父子俩——扛条猪上大市街摆卖。四名军卫要买那猪，几把嗓子用淮西土话胡乱开个低价，没容人家听清，丢下两张宝钞*，扛猪就走。那父子俩拦住不放，一名军卫把那老的踢得倒地不起；儿子抄起杠子向踢人的打去，军卫们一拥而上，围住他没命只顾打。那父子一干同乡气不过，也抄起扁担扑将上去，军卫们竟掣出腰刀，架在那儿子颈脖上，说乡人再上一步，便一刀砍下去。成条大市街都闹动起来了！我刚好巡街走过，便一络索都带回衙门——幸好我带得有十几名土兵，不然还不知怎个了结法！”

“竟是个了结法？”徐本微闭两眼，呼吸匀停，似在练着吐纳之功。

* 宝钞：明初沿袭元朝旧制使用纸币，称“大明宝钞”。

“我判了：四名军卫捆到肇事处每人鞭笞二十，戴枷示众一天；此外，踢人者须偿付伤者将息钱——先行羁押，家里*何时把钱送来，何时放人。本来今天执营，但既要迎接永嘉侯，只好改在明天——大人晓得，我不在场，衙役们不敢动手打军卫的。”

“兀的这就算结了？前番几十名军卫围着你衙门喊打喊杀，不是我清出何真老儿喝住，你解得了围？酿成兵变我也脱不了干系呢！”布政使睁开双眼，“老道，息事宁人为上着——申明那厮们罪状，押回营去交本官处置算了。军籍民籍各有所隶，如此做为，你也算不得失职的。”

“老大人，东莞伯前番仗义解围，这份情卑职心领，但治国毕竟靠的是法不是情，”道同嘴角连搐几下，“军卫在广州横行已久，不压下他们气焰，小百姓休得安生！”

又一阵江风掠过，布政使肩头缩了缩，摇头道：“老道，不是老夫倚老卖老，我入仕那年，你兀自在娘胎里呢，治国之术很多精微处你还不晓得的。再说，你来广州才有几天？广州民情又知得多少？听听老人言吧！”——原来这道同本是河北乡间塾师，幼年丧父，以事母至孝闻于乡里；国朝对归附的蒙古人并不歧视，洪武六年，道同被地方举荐到应天府当了个礼部太常司赞礼郎的小官，半年前才遭到广东来知番禺县事的。

此刻道同说话更急了：“军国大事，卑职不敢与闻，但当今天下初定，皇上有过‘以猛治国’之训；卑职唯知依法行事，一身安危在所不计！”

徐本打量下道同，只见这人骨格嶙峋，脸皮粗黑，恍似

* 家里：指军营。明制规定军人必须娶妻，军籍世袭，军营是武装的集体家庭。

古长城那饱经风霜的城墙，顿了顿，冷笑道：“以猛治国？依法行事？很多机关一言难尽哪……好歹我总算你上官，眼下你须听我一言：永嘉侯今天就要到来，此后广东军务由他总制，我不想偏在这一两天又闹出些军政纠纷来；那案子先放一放，等禀明侯爷再行定夺。道大人，你须明白我为难处！”

旁边一位官员听说，便插话：“老大人说的是哩！想国朝之初，领兵前来平定广东的，正是这位永嘉侯；事隔十二年，皇上又命他重来经略，兀的这人选，真真再恰当没有了，广东海晏河清，指日可待，又何必急在这一两天呢？来，我带得有点心，两位大人尝尝！”

道同委实也饿了，说声“多谢”，拿起个糖包便吃，再不言语。几个年轻土官却围住徐本，要他给讲讲这永嘉侯的事迹。那昔日百花洲上的徐四公子、今日的广东承宣布政使眨眨眼，撇撇嘴，边嚼着包子，边不紧不慢讲说起来——

原来这朱亮祖正是“义兵元帅”出身，据住了安徽宁国府。那阵，当今皇上也是红巾军中的“义兵元帅”，为争地盘，跟朱亮祖打了几仗，把他擒获了。那朱亮祖勇悍善战，自归附今上之后，助他扫荡群雄，屡立大功。开国之初，大明江山其实只得江左一隅。那晌，北伐元廷，皇上靠的是徐达和常遇春；进取南方，靠的却是廖永忠和朱亮祖。几年间，朱亮祖平广东，定广西，攻贵州，取西蜀；班师回应天府，受封为永嘉侯，领衔正二品武官。旋即陪颖国公傅友德镇守北京；接着又随左丞相李善长在北方督理屯田，巡察海道，修造边城、海堡。此公能征惯战，兼长水陆，没褒弹是皇上股肱。

时近晌午，灰茫茫天空透出一缕日影；江风挟过来一阵

隐隐的欸乃声。进城买点心的也赶回来了，数十人在凛冽寒风中席地而坐，狼吞虎咽只顾吃喝。

没搞的，一名鼓手猛地擂几下鼓，鼓槌指向远处江面，扯开嗓门嚷道：“来了！兀的是永嘉侯的楼船来了！”

干办的嘴里兀自塞满卤肉，含含糊糊喝那鼓手一声：“来了就来了，乱擂什么鸟鼓！”把卤肉囫囵咽下，飞奔到徐本跟前，单膝跪下，放高声道：“启禀藩台大人，永嘉侯的官船来了！”

众人纷纷起立，向东南方向望去，只见江天相接处，铁灰色的天幕下，隐隐有三艘艨艟巨舰，作品字形排开，正驶过那镇妖塔，向广州城这边厢缓缓开来。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惜乎今天的风不正……”那小吏阴阳怪气又吟起诗来；徐本瞪他一眼：“胡嚷什么，办正经事去！”吓得他一溜烟跑了。

布政使下令整队。众人风卷残云吞净点心，抹着嘴，把便椅撤过一旁。仪仗把几面牛皮大鼓扛到码头放端正，铜锣、唢呐、火铳紧握手中；一长串鞭炮也在接官亭斗拱上系扎牢了。

接官亭阶下，依品位不同而穿紫衣、朱衣、青衣的官员在前，穿白衣的吏员居中，穿黑衣的衙役、隶卒殿后，整整齐齐排作十几列垂手肃立。

诸事停当，接官亭前一派庄严肃穆，只听得狂风把旗幡吹的哗哗响。

移时，三艘通体银白的楼船依次靠岸，打头一艘高三层，后两艘两层，船头都飘扬着绣有金色“猛烈”二字的红底大旗；一百二十名身穿红灼灼战袄、头戴棕色皮帽的铁册军*

* 铁册军：朱元璋赐给重要功臣每人一百二十名士兵作私人卫队，颁有铁册作证书，子孙得袭，称为铁册军。

腰悬短刀，威风凛凛分列两侧船舷。

水手把跳板铺好。从头一艘楼船舱中走出来一位年约三十的青年军官，身材颇长，面容刚毅，往岸上扫视一眼，正步跨向码头叉手站定，在一片岑寂中隔着接官亭朗声发问：“敢问哪一位是广东承宣布政使徐大人？”

徐本连忙上前一步应道：“卑职便是。”

那军官快步绕过亭子，走到徐本面前，躬身道：“请藩台大人的安！下官许良，受皇命为广东都指挥使金事，替永嘉侯执鞭坠镫。今早碰上逆风，船行的慢，累诸位大人久等。侯爷就要登岸，请老大人下令行礼如仪，许良听候差遣！”说罢垂手侍立。

徐本见这许良谦恭儒雅，心中欢喜，也躬身还礼道：“金事辛苦，等会老夫为你接风洗尘，此刻迎接侯爷要紧，烦金事请侯爷起驾！”

许良向徐本作个揖，转身走向船去；先向铁册军作个手势，随即进舱。那些铁册军便在另一位青年军官指挥下，“嗖嗖”地操上岸来，列好队形；此时风声猎猎，“猛烈”大旗招展，旗影下，整个码头涌起一片耀目的红云。

这边厢，徐本走进接官亭里，把香案上粗若儿臂的高香点燃，然后退下，传令仪仗敲锣打鼓烧鞭炮，接官亭里外顿时烟雾腾腾，鞭炮劈啪，锣鼓喧天，地动山摇。

喧闹声中，舱帘掀起，走出一簇贵人来。为首一位身穿紫色蟒袍，腰悬碧玉带，头戴貂皮武弁大冠，长的身材魁伟，紫微微一张脸膛方方正正，黑漆漆一圈络腮胡子极显威仪——岸上众人一望便知此人必是大名鼎鼎的永嘉侯朱亮祖。

鞭炮响过，仪仗领队的雷鸣般一声吆喝，锣鼓声骤然停下，又是一阵沉寂逼人。

船上一群人拥着永嘉侯徐徐走上码头。余人在接官亭外止步，只两名穿红衣的军官紧随侯爷走进亭内，在香案前站定。两名军官中，一位就是刚才那许良，另一位也是三十出头模样，却腰圆体胖，留点微须，面团团似富家子弟，手捧一个绣龙锦缎黄包袱。三人向亭下凝视片刻，接着，许良拖长声子唤了声：“圣——旨——到——”

只听得周遭一阵袍褂擦地的沙沙声，徐本率领众人齐齐跪倒。

那胖胖的军官连忙打开黄包袱，高举过头。永嘉侯双手从包袱里取过一个卷轴，皱皱眉头，小声向那军官问了点什么，然后干咳一声，拖长声调结结巴巴念道：

“奉天承运大明皇帝诏曰：兹命朱亮祖为巡案御史代朕巡抚东南海疆，按临所部，小事立断，大事奏裁；并于广州府内择要地营建镇海楼，以昭天威于万世。兼任广东都司*指挥使，总制广东军务。望该大臣克体朕意，忠诚任事，力行弗懈，所行诸事，务有益于民为要。 钦此。

洪武十二年正月丁丑”

当念到“钦此”二字时，许良便喝道：“山呼！”亭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的赞礼声轰然而应；锣鼓、唢呐、火铳重又震天价响起。

圣旨宣毕，永嘉侯如释重负，也忘了礼数，把圣旨随便一拢，头也不回塞还给那军官，急步奔下亭子，向兀自跪着的众官连连拱手，粗声大气一叠声嚷：“诸位大人请起，请起！久违了，久违了！”

* 都司：与布政司相应的军事指挥机构，即省军区，下辖若干卫所。